

卷二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二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姜自來相可居者
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

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友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

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註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也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

以答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

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此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

則陳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

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

飢餓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

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

子以為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為交

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

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

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

至於此乃欲諷諫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

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

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

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註士師獄吏也。正義曰

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鄭玄

云士祭也主祭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註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

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註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註



言王取臣不詳審徃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
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註王言我
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註言國君欲
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
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註謂選乃臣
隣比周之譽核其鄉惡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註衆惡之必察

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註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註行此三慎之聽

乃可次乎畜百姓也

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

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
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

宣王而問之其言久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
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
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
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之臣矣往日以識其不才
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
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己將使卑踰尊疏踰
憾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己而取備官職
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己而取備官職
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夫其如是豈可
不重慎之歟左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
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
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之未可進而用之也
至諸大夫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之未可進而用之也

之則玉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而
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
之亦當莫聽夫皆曰此人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
用當去之則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賢不可進
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賢不可進
以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大夫皆曰此人之罪可
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大夫皆曰此人之罪可
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大夫皆曰此人之罪可
罪故然後方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大夫皆曰此人之罪可
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以見其人之實有可殺之
畜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以見其人之實有可殺之
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正谷遷于
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遷于
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
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
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原
其人語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輒曰原



黃太

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
容媚而合之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大辟刑
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
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
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
聽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
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
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令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玄云
遺亡若問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
宥也○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
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

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齊宣王問

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各不

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

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

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紂
於鹿臺之中還是以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
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
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



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
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
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
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
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
紂矣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
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
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
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圖說

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太
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
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
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
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
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
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

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
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匠之吏求其太木工匠之所任矣至於
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太木工匠之所任矣至於
匠人斷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斷削而小之則
此皆孟子將以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斷削而小之則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如者是孟子又欲言之夫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
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王也今假有素璞
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王也今假有素璞
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於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
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琢而
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

曰且舍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
先王之治飾王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則曰且
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治國家則曰且舍
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意言治國家比也工師則君
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比也工師則君
道施而後治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比也工師則君
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王人則
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之成美器也然不敢自飾
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
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
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
所教以治之此亦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譬之也
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譬之也
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
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宮室則大宮也周禮考
工記云審曲面勢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政
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刻

摩之工五埽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也
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
也卽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
室者是也匠人卽斷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
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卽攻木之匠也
禮云朝一鎰朱注亦謂二
十四兩今注悞爲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
於此不取必有大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
時燕國皆侵地五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
日也書曰暮三十一日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



力乃天也天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
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
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
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
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

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

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齊人伐燕勝之至亦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

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

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與舉之非人力

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

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則可

答齊宣以為古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

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則可

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能

厥亥黃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

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

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孟子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則

之民怨然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

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

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

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如文王順民心而

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乘之國

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

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

火彌熱則民亦運而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云齊侯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

公羊傳云齊侯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者皆借王號故皆曰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

也。○篚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
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
足高三寸上有蓋也。○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
。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特燕國皆侵地。僭號
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昔三百有六旬者。案孔
安國傳云。追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正三
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
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武
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
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
兵。以戰。以關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鹿
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
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
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
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
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
子。啓為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
紂。為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關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

亦在斯內。此干者。家語曰。此干是紂之親。則諸父也。
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
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
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為父。為兄也。庶兄皆以意言之耳。
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
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
曰。紂不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
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天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
不以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剗
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
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
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

德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
而思見之候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揀也係累
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齊救於水火
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
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





所危是動天下之兵矣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

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

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齊人伐燕取之至則猶可及止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

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

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

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

燕將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

以千里畏人也者蓋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征夏桀

來嘗聞有地而能為百里而後為天下者蓋湯征夏

伯之特自地而後為百里而後為天下者蓋湯征夏

聖者有九而得其一里而後為天下者蓋湯征夏

書曰湯有九而得其一里而後為天下者蓋湯征夏

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

誥曰湯一臆說以羹引為後證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

云之湯征伐則西國之人思之而信之蓋齊宣王之德

之罪而征伐則西國之人思之而信之蓋齊宣王之德

也先自而征伐則西國之人思之而信之蓋齊宣王之德

易如不征而正若民望湯之何為後去其旱而怨

耕作也難耕其野又問而存恤其民其如得之

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台來其蘇者
註云自上文興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
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侯待我君來而蘇息
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逐已於水
火之中也至如王之何其往也故以民皆言今燕國
來將拯其民而水火之中征伐之民皆言今燕國
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
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
國中之寶器如政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
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交止也者孟子之言天下之
諸侯素畏齊國之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
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與勅天下諸侯之兵而共
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選其老菴幼小而遷
後其寶器復謀於燕國之聚爲置立其君而後去
之而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

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
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
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
雲散而霓見矣。○旄老菴倪弱小倪倪者。正義
曰釋云菴觀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註
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註聞闔聲也猶構兵而闔也長

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隄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注充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

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注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注則下赴其難衆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



魯國與魯國相開也穆公問曰吾有司

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開也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不救如之何則不可勝

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

則我惡疾視其長上之難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

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

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

為凶荒之年而民皆饑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

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為君之有司者皆莫

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

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

五疏

十

卷

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
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
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
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
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
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
其死以為其長上矣。聞闢聲
釋云闢闢也故曰猶構兵而闢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

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雖施德義以養民與之

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為也

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
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
小國也今間廁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
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
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為也者非孟子
手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
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
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
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
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
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
 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
 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君子創業垂統貴今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
 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

已矣○滕文公至滕為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
 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築薛吾甚
 故滕文公恐其言齊人并得薛地將築薛吾甚
 趙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謂往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必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
 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君子創業垂統為善而已矣者孟子答滕文公以
 不可勉其成功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
 何但勉强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太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
 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會長者豈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
 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

二者惟所行也滕文公問曰至釋於斯二者。正
 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
 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以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
 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
 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為我狄所侵伐是時也太
 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
 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伐焉

乃屬管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幣
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
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
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
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
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不
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或
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歟死勿去者孟子又言
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為
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大王去邠其二如或
云效死勿去是也。曰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
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
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
裘又曰狐貉之厚以皮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
物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物即繒帛之貨也云會也
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

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

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

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

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

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

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

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

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

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異

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

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

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

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

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



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

使我不遇哉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子不遇哉

不充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

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

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

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

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稟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

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

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

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

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

匹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

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

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

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毋喪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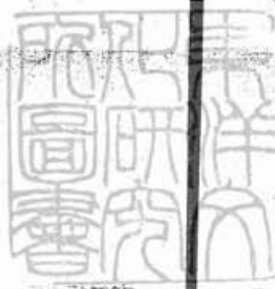
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

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

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

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



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禭衣衾棺禭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罷之止非人所不能也吾之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

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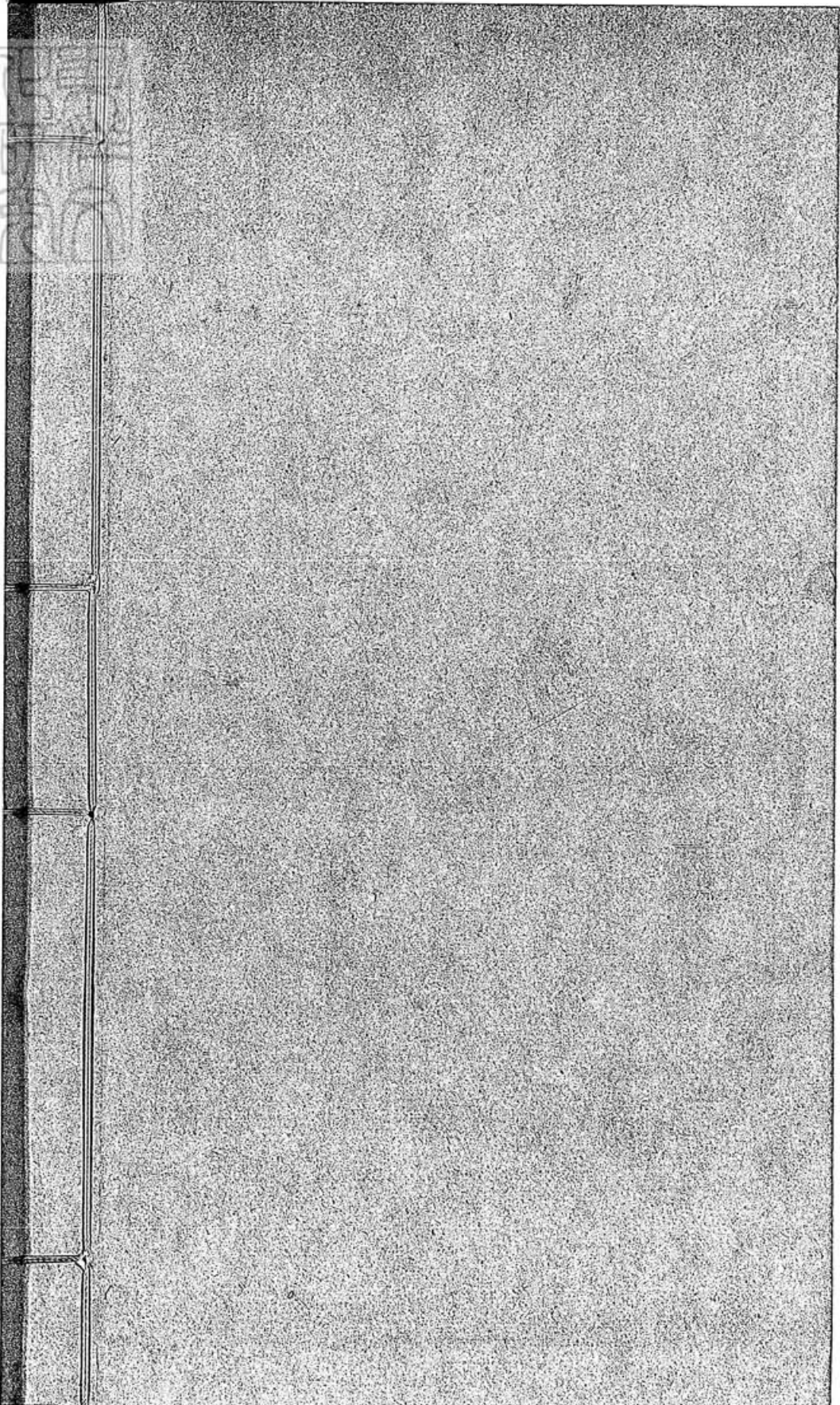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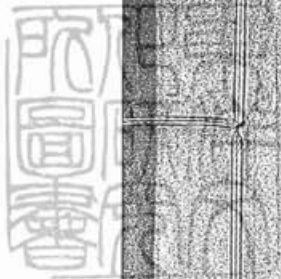
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正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縗士縗凡衾皆五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